

武

溪

集

二

武溪集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記上

大宋平蠻碑

大宋平蠻京觀誌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海州社稷壇記

同遊泐溪石室記

韶亭記

湧泉亭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韶州真水館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大宋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

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甕表卉服罔不率俾粵五月蠻賊
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郭賊奪衣冠驅虜稚艾遂公鬱江東
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倏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
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
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
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階張
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
逼連賀毀昭賓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
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
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聽之遂改
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西東西路

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荆湖
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
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
于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
后人知賞罰矣兵將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已來引師至邕
城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
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撫騎兵以翼焉賊徒大
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
山積于道路偽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
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
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共經

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
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
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邵
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穴曰廣源
州交趾之附庸也父為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
淵藪時傲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
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
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廷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
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剡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道矣嗚
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
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

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戌改乘轅其月丁亥
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
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勲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狂寇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黎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郭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兇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材遴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闕 實惟天誘 來迂于郊 奄喪群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借補偽署 叢然投膏
羽翼既剪 心腹既剗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以逋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惟邕邊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脅落
險固一失 兵糧無時 庶民蚩蚩 鳥驚獸岐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網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繫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 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得駐兵傳

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負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為之肝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尸而殮之為塚于歸仁之南又遣捕

將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
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爲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
月有詔即其築爲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煩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失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握節屬鞬

拯墜綴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于嗟群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血膏于原

弃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有聲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群蠻

韶州新置水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財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貨即
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造莊山之
幣以極早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以掛桂之郡並
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謀期於便事而已國
家年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
區作爲泉布時移歲積地產靡常比年已來治民幾廢焉
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靖臣末公

祁經度山澤之禁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按郡國產銅
和布之數惟詔爲多而夏歲積貯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
直實爲迫遠謂宜即罷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
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幾
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于時轉
運使直太史傅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欒公某協恭承詔
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高平宛出郭外乃相
厥土墨則食焉凡棟宇之制管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
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發離局爲二並列關鑰互
有隄防當其中爲控以聽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金錯
之備用新炭之兼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爲

大閱治官列署于闕之南群工屯管于垣之外市樹于山
而甃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
之金不發帑皆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竹
鐵石陶旋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山釘口
十萬出自真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
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元年龍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
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範鎔備物有區工百居
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薰清巧築新寺勗息勵惰綴以
程率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
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欒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
差倍之歲運羨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治焉非主計者通

其神長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矧模成
効之遠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莖五金四方之人弃農
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鎗則公割怒則松關輕
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繼則鷹擊而睡梁急其衝勸則
獸駭而踧齧故境壞維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必資威
肅惠和燕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圖功賦事稽至詳簡則
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衆一故朝廷有
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敕賜名永通特天子親享明堂之
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

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
置社人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知郡國雖異而
祀事無改春秋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壇貌在孤
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亡壇壝高卑之式絕無吟
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芻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
陽祖君擇之慶曆戊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
以爲群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奠饗幣以
脩萬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羨土政而築之
去舊趾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
爲壇陞降有階襲今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敬以
門墻奉祠執事者齋有宮侍有次又閱章聖皇帝所頒崇

器制度之未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具舉人祇交感
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于新增以報神福民心
熙熙覲盛儀而樂嘉應也於戲擇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
補觀其臨民賦政先於典禮得古君子之風焉脩齋祀以
永死者得不愧乎督後者胸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泐溪石室記

人之跂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記焉
地之蘊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
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部之明年江夏黃君子京
始率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勝槩泐溪
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

景山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
世若迂高車以辱臨之願去道第蟻屨以從又明年乃往
遊焉其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
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入迹中斷揭溪即阜屬
當大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甃筵之廣高逾結棟之
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繞入如曲房小檻之容斜竇
旁通有連甍接廡之勢雲表寒精閉陰闕陽冬漏股脉夏
含靈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岳樓之嘉致
也既而徧覽幽趣爽達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道題名墨
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
京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或

及窺陳迹則古之賢人其處為常力知世務今人不知古
宜哉子京時又招蔡元長其進士譚其同遊既書名于壁
復鏡石以誌之今天子親幸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部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之
思襟蕩廣繼開納之志期攀蘿拂雲以躋乎杳冥近
則築土篋材以寄乎蒼生惟部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
胚胎陽結陰流不知何年獨秀茲境在昔虞舜南狩
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於是矣國家至肩
海隅擇材綏遠殿省空潘君伯恭特膺詔選采守嶺陬錫
強構弱有意於古下車暮年人用休息乃曰山為州鎮厥

名尤著自秦開五嶺迄今千載憑軼之使泛舟之賞大麓
之下佳選如織不知觀瞻之地以為山榮宜守土者詳近
而畧遠哉遂按郡謀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
靈溪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俾來以圖後
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者推誠導募衆所欽信嘗於康
喬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負鬆牒太守曰吾以敢朴
九人無事於侈可去華就實移其用於茲亭崇曰明使君
之言非唯集事兼存為政之體錄是拾飾畫之浮費市楨
梓之美材持畚築運斧斤者子來而樂成矣越再出魄而
亭於則茲山具美纖芥無隱屹者如闕闕者如庾平者如
臺呀者如谷向者如閭背者如逃人立鳥跂霞明霧晴碧

五千仞青嶽萬壑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騷鬼投物巧不能
信塵外之絕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構而能盡
山之美其名都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絕境多在遠郊徙州治以
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泐後續不逾雉
耳目所請不為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澐之為守也獄
免私賦役以時事舉餘領民月休息近郭務槩亡不周
濟真冰越一長亭得湧泉焉始其出喧囂入杳霭層
巒峭壁若相照洞極崖平泉源在焉橫崗屈盤隱若伏
龍噴瀉為泉出石罅大若瀉湯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

冬常溯南方瘴暑酷如快焚暫息泉上寒悚毛骨挺之乘
閑一來吟酌永日自非嘉賓無預茲賞傍有精廬因泉得
名於是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蓋有道焉
習氏之名千載若存蓋有遇焉今太守適意水石而露坐
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構亭泉
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翼以堂皇備賓遊之憩外營確磴
為民事之觀挺之暇則造焉以條煩慮既罷却歸闕且半
歲其與後太守潘伯恭南康倅李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
亭之始以寓仲求請模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既雜產
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謀詐紛拏稱倍他郡擬之以誠

應物庭無留事自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為政自有體也斯
遊斯景書之其無愧樾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慶曆
七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部最大在楚為邊邑在越為交衝治城
居武水東真水西古名虎溪唐境壓騎田大庭二嶺故地
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夷
閩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絲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
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
翻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
徒在真水不視鑿山巧拙而偏診左清者勢使之然耳今

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
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絲力而薄產
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
計集賢張公显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
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
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發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
帶遙闔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阡然莫具前所謂
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
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父蔽而有待乎乃命畚頽土
完缺甃飭羨材籍士伍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
羨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縹砌一望

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煙頰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澗澗
逗碧洄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絕其
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
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嶽市蹇車惟者能廣其規
聽故署其入之門日通闡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
標其出之門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北
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撻
人身如躡壺中而眇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歟為來哉
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羨甲於邦城智
者創物夫豈徒然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
勞為使亦所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寶元三年正月日

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真水
出大庾嶺音本坡水必真今朝以南與武水合二水回曲而
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蕭韶於群石之右故名其山曰
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
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
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堰
道入漕渠汴大江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
嶺道九十里為馬上之役餘皆高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
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

也割地之壞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詔於嶺外爲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潯江
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今約而易火雨潤霜嚴施
之有宜補陞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館一臨武水曰
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真水之要津則皆亭以居
艤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
命宣民風乘舳艦由真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餽餼積饋
雖厚不得盤桓上舍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爲缺哉然
由是擇境於勝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
知役而功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
兩廡以翼手門宿息并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

水之靈之靈霽遠水風生白蘋攔檻千家松蘿四望真仁
智之所歸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瘼之外又能樂
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蓋將使仁智者同此樂
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永常四月日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
耽自秦人罷侯漢公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詔專生殺
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責於天子在千里
外則遠促其期再葺而易者故州民視刺史如路人刺史
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矧肯完葺廡宇耶韶在番
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里而遙故爲遠官去留之心不

固又可知矣。至即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東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屬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披黠首，於是中詔付比內諸侯，滿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于陋人，何所瞻不欲視，解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本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棖，楠山有羨材不賦於民，官有繕一不與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刑樹戟所以示威，乃仇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夙興夜寐，外皇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免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器，甲冑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

涼也。接賢亭，賓客嘉舉，解則有東西小廳，地較春早百卉先媚，亭曰探芳，疏池醴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羣飛翼舒不僭，不偏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蕊成之日，靈蕈竹相味，詔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職，庶示儲供上風雨之庇，使尊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龍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詔為交衢，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為南海之望，邑晉立東衡州，唐湖南之屬，城齊梁為始，興郡置內史，以蒞之，為劉劄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

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
韶彼則負矣脅陸江湘咽峽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瘴
瘴南盡氣之和也霞駁萬拱雲蒸千礎暑之廣也合是數
羨為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丞領銀菟
符暮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為郡之才之政為
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五

武溪集卷第六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吳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饒州新建州學記

雷州新修州學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衙記

楚州鹽城縣南場公序記

涇州團練推官廳記

涇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澤爲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惡。蠻
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題期敷佑。丕
冒。滄海。偃葦。藁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
厲。賢爲本。而更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曆。純
元之七。禊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
祠。宮既而芴。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墮剝。冕呈服章
不中。程式瑚簋之制。棄雜常用。攝齊。搢衣。居無容席。乃喟
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
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郭之東。

北則舍焉。肆命從事。乃君命以董其勞。鵬屋。衮服。正。厥王
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爲堂。宇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潔
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爲校舍。且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
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詩。站。俎。房。壘。雲。洗。海。罍。矩。腹。一
節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
鞞。陪列。終事。趨。登。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
以。齒。出。規。入。矩。皆。憤。發。憚。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
之。教。而。爲。政。先。與。夫。東。荆。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
邦。之。秀。士。白。地。等。表。而。諱。曰。君。之。丕。訓。于。我。而。廣。其。實。澤。
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
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喜。俾。

以狀果謁記子謂社者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與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禘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大學有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與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舉叔平以祠曹副節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剪弊摘蠹樹立群善和氣

被境廷無宿新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者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爲支郡準的授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北即其祠宮願建學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墻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撓爲隆變部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鑄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揔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

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琬琰彝尊之器見於
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
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
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
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效
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鉤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
校為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
徒用文章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又翁之力
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
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
升學官以器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諸詩

書而萃文章是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
徼福於神祇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
於蜀耶其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為
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
孝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襲然稱為循吏
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敷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創僭雜福祖
功宗德朝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
學詳延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
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

得賢後基固太平詔啓實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鄉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官棟幹隲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地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間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榘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時朱墨之督一本規矩遠挾城闈取乎居國之陽傍睨

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朞年而有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寧以爲其表率旨君子樂育英才之意也移其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侯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脩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爲先間有塾堂巷有校室矧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讐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質生員啟黌舍講經藝宗儒術然而州邑之

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有不至者海
東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埒雖遠風俗頗淳聖訓涵濡人多
嚮學頌條者怠於誘導無乃上格明詔下辜群望乎殿省
丞揭陽林君奕世儒家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樂
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
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
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居處
不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
力行以孝跖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
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脩曾閔之行摠攬權綱爰承俊
乂固應馳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餘益闡先皇夷

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
詔也書采巧詞敢以此規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
公魯人祀孔子爲先聖自漢已未遂採用魯禮蓋三王之
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
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
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絕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
北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瘡隕穫于內尅
日月以計歸宜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省丞李君仲求被
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通若向

之爲者凡可以濟當時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
黌舍纒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
棟幹卑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
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潴匯浸淫毀民廬舍率
走高以避江怒携細擁弱全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
教之意也迺相爽堽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紫極宮之故基
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
者皆扶土爲像于殿以致恭七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于
廡以存制仍齒博士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凡廟學之式
參備焉既卒工捫圖采京師以謁記屬子有出壇之役而
不克書其明年得罪爲郡又明年迺閱舊訊而誌之廟之
成以慶曆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
采居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
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在漢
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王禮而
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蓋寢矣聖
宋在宥七紀于茲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大器息武行
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間歲程文擢多士
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劇部能以營葺黌
舍爲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賦政而未遑暇朝廷

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與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摘
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革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
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
剔去蠹蟄民懷其生扼車葑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
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况今領縣立社以
有茲土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
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為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
西風墮雨隙不自撐梧先生家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
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歲費訪材以萃百工罷不急
之用而用之不瘡於民不割於公而需然餘力以克有成
寢奕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環顛昂其象榮陞嚴峻庭序

闕廓允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
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堂
登師儒局列校室以聚雋秀是焉者處于東偏又為二廡
藏賜書以勗生徒之業櫝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焉者居
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璧
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復築禮室
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虛之庭垢慮可滌事神
誨人之道備矣新官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
之所以為教也賓僚以書來俾為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
其壽年昔魯人羨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宮播在詩頌
蓋以能脩其宮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

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宜當世所宜之治脩祠宮建學館知為政之本故不敢讓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為其賢能焉鄉校新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蟻蟲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寔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為孔子祠宮已事而遂蠶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矧今之縣令惟以斷笞杖督賦租為稱職

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為海豐民守農訟吏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六聲下車暮年政既成矣乃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教肅祇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為其宮隙兩靈風以居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踟躕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而崇學館諸生聞之願傾私楮以資其成遂以其事得請於州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易葵以瓦冕服玉璫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為先師十哲坐塑以為從祀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堊白其堂以業乎

講誦工既畢遺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自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
澤及於萬世而不為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尊而
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墘遠國王化廣波夫子之道
同其汀隆興算學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所存焉耳乃書
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調選部用人為輕故難理之邑昔命寺監
少署丞佐之官以為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兩川
以廷謝日為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為權入大江之西
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

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為資又者或踰年少者三數月其
闕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為政
尚然室屋頽圯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
上以景祐冠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
校書郎試治茲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啓迪中道斷姦構窮
罪之所在雖強必刈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
欺民信其令而必從蒲三歲朝廷嘉其成績就增秩為廷
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二載
庭無留事乃議為署以下攸寧取材計工皆於農隙踰年
而後成民無勞焉量飛鳥章百堵之興一本於制度畫訪
夕脩四時之居各為其區處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侯可

以序賓可以觀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
署也不暴斂以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
可以知政矣署既成俾子記之不敢爲讓景祐五年十月
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漢舊制龍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廣而
民食至急故斂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奸人大賈
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負海置鹽亭者州
軍五楚海通泰漣水也古曰直今轉贍桐栢以南踰九江及荆衡之
郊凡六十餘州最天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
海之鹽息錢實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博矣故牢盆禁地必

擇官以董之自計相及其佐及主計于外者迭舉潔廉幹
濟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
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躡漕
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
隄縣倉其竈基列相去旦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爲主而不
出郭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傳海七十
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煮可禁天子是其議可
其奏公因舉殿直曹元素莅焉其收果溢舊數秩既滿今
三司副使張公有復舉曹君供奉以續其職曹君生貂蟬
之族而能以清勤自飭才爲人知官無遺事是將復大其
家者也欲書名於署以謹其始且爲他時之說以書來請

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楚州國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部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群吏善否錢刀盈縮獄犴邪正無慮朱出墨入咸得婉美其畫白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宿兵四郊分建元戎以屏王室大者擁施而制數郡其次持節而額一州各立監佐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謀軍尉於民事亦如之兼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為其上賓故參謀幕府公使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北繚淮東負海濬渠貫中天下輻輳者半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為大府故持節者不得制旁郡團練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文史領州將懲諸侯之

專也實佐之任委於選部累資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矣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位得其表按賓客分曹局列厨廡容妻子各有位處前居是官者才謝而權不足郡都系緣隙而豪棄之徙居河外才克風雨近市而置器集而危孰謂宮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楚會其人為太守仁賢協贊綱領克振民得和氣軍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白廷中願遷焚燼以正民之瞻視詔可其奏乃擇地於子城之東南隅出金市山材與卒徒利工器一毫不取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以避燥濕高閣厚垣可以卜清曠曠世之處官局者苟非

因循卑陋則與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章因循之弊
絕罷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名
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之矣若乃棠枕
翰典亭園嘉美本無意於華侈故畧之明道二年五月日
記

武溪集卷第六

武溪集卷第七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寺記上

筠州新砌街記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旆石院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脩寺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壽塔銘

韶州開元寺浴室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筠州新砌街記

予至筠州之明年道者僧體謙袖謁及門既坐遂言本永
嘉人寓筠二年去居廬山築之崇善者曰吳太元命之復
來募衆得錢一千萬召工鑿山陶土得石與塼若干千萬
砌成大道北斷于江其南西縮于壩闊凡若干萬尺橫渠
暗竇爲橋以通之凡若干所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
尺至百尺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
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簪毫自私皆寄某氏

之幣朱出墨入悉某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
舍飢食於施者家凡若干年而工畢乞書其事而誌之吁
今夫地征物賦官司列榜管謹期會上監下督民猶有靳
固而適負者至以西方之教一呼于衆則發畜積割珍愛
欣然無所惜其故何哉蓋儒以禮法御當世使人遷善而
去惡佛以因果誨未來使人脩福而避禍然世有積善而
遇禍積惡而蒙福者雖有仁智無如之何釋之徒則曰彼
前世之所爲今獲其報耳今世之脩報在來世又言沒有
天堂地獄苦樂之超次序纖悉故無刑而威無爵而勸歸
之者如川之流壅之不停去之不竭其爲教大抵若是其
有竊佛之權愚弄於衆財未入手先營其私衣華暖居宏

麗噉其脆極力肆意無畏憚者十六七焉彼上人者獨弊
衣糲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開信同心成此利益使
夫趨官曹遊旅肆者出滓泥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勵戒
行而好方便者也誌之無愧詞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耽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群動故
行脩於已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委去浮累
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嚮仰為開導由
是攀蘿躡靄棧險梁深異人所居必喜精舍耽石院者翁
川之列刹也山川葱鬱香絕紛囂泉石幽竒足以耽翫唐
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剪茅衆為窳廢去華接實遂以耽

石為名劉氏瓜剖亂離斯瘼鍾明之聲幾乎息矣開寶初
因其故號遷于上潭香火僅在風幡無託不有廢也其何
以興天聖中今住持慧周同檀越巢迪等相與謀曰佛之
示權也大矣人之起信也久矣察榮悴者知其果視禍福
者存乎應崇善者有精進以篤其脩畏罪者有懺悔以寡
其過多藏者有布施以破其或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
是知民之問井不可一日而違塔廟也既而同焉者寡異
焉者勸富焉者資巧焉者力其相上也則疊油質挹澄溪
帶附其度劫也則百堵雲構四阿翬飛其設像也則金甍
粹容天龍善衛其據境也則珍木彌望佳氣襲人真崇福
之秘宇絕塵之幽致也苟非智者創謀善人協規孰能與

於此哉巨石如屏泉淙于下可以爽情靈可以滌塵慮命
名之始其在茲乎就崖壑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
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修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於化
人為善人天龍鬼無不歸如政一一城邑一一聚落一一
川原一一巖岫未嘗無刹也俗無華裔土無沃墾十室之
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厭其多夫惟群動外
訪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寂習浮圖者定慧發光以
戒為本故居城郭之憤吏不若山林之閑曠出天下溪山
之秀江國為最塔廟之嚴廬阜為勝近不接於塵金殿布

康嶮曉參夕問無非佛事歸宗田焉本晉右將軍王
逸少之宅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
居遂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于隋唐搃以律儀莫窮譜
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勃與智常禪師為雲霞之交兼師
友之契爰開法席葦以禪規常禪師馬祖之嗣風韻殊特
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何求
遂以沙眯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因其驗亦呼為赤眼
道人四方來學不下千衆自是燈燈相繼于今二十三世
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節名承天賜為寺額仍冠歸宗
之號叢林之盛少能比擬棟幹之隆樂及千間皇祐初出
僊之災燄為煨燼長老慧南既痛已身逢此壞相又思成

住莊嚴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
先歸寂妙圓禪師自寶晉嘗衆請在十八世矣諸方道目
推爲禪伯弟以雲居又隳綱領狹貌座而振之及是縮黃
共議還師故處人之求舊群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藝
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士毛所入日月所資衆竭其誠簪屨
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巧思鋪金寓形設
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倏亦避去道宜紹之亦才
數稔今長老慧通嗣摠清衆極力興脩凡陂而未平基而
未甃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綴歲葺工無暫捨期於大備
又加飭焉素不至於廢不及麗香火所處賓主所止經行
之務群居獨處各爲區域莫匪僧儀愚嘗謂巨族之

五世相輔七貂仕漢子孫能保故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
宇或時遷代易而鍾明巾盂不絕者何哉選於衆擇其能
而授之乃克起弊補廢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
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謀善提之願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
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焉監寺僧松思寶師
之門人也遣价馳書數千里白詞爲記不獲讓而志之嘉
祐八年十月日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守
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降於請權之時
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絕殆將萬里其

滅度後且千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論老領至東土當時未之識也迺繹漢明祕夢以肖其像後築鴻臚外館以居其徒紬其梵音以通華言諷誦講說月朔月清自是迄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秀眉之老毀齒之童服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統被梵唄未嘗可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於至理而已其爲教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重懺悔性命之說付之通博之士因果之論精入鬼神之域使賢者務爲愚者生怖同歸於善也且夫蠟飛蠕動含生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園手方足最靈之品莫不躋高而好勝而况靈氣充於內嗜欲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餘而後肆欺誣巧偽皆欲勿爲而

不能已也非權曷以誘之哉嗚呼人羊相噉生死循環一念作惡流入胎卵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貴尊產逐利不休暫持所愛則獲福報常情之所樂爲也欺天罔上造惡者衆攝心自悔罪即消滅衆人之所願聞也死喪之哀五情潰亂聞有遺教俾其熏脩能餉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破產無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迺知浮屠塔廟相望於野不爲過矣南海諸越之冠邑也番禺大府節制五嶺秦漢已來號爲都會邑即郡治俗雜五方史謀誌之此無類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秀羅院曰羅漢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榛院之餘基鬱鬱爲茂草然而名在郡圖未削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踰五十載國無橫賦民有

常業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者必有悼也而不知其所之
存者必有脩也而不知其所嚮者受同議香火爲歸爾時
檀越麥延紹等五十餘人列名請今住持僧法宗建刹奠
居以奉西方之教繇是相山林視原隰基爽壇宅閑曠令
元龜而協謀仰定星而考室罄已所有惟力是視募衆所
得一簞不私飾土以寄虔故斷龍縹碧以極尊崇之數倚
席以待衆故節稅輸兵以開討論之地一飯之約擊鍾而
示嚴四方之來折床而忽拒茂松嘉樹莫非手植締構繕
完其亦勤矣却視城闕壘置不來前瞻海潮法音如在真
物外之幽絕也人地相高衆所推擇遂選爲縣僧首凡僧
之董領教門者國曰統曰錄郡曰正縣曰首苟非才出董

類孰能得之法宗師本郡人姓陳氏幼以經業自進長以
戒行自守遂能闡揚佛事化其聚落咸使信釋藉爲一邑之
首噫彼上人者僻居海嶼不求聞達至於志有所立行有
可取人則戴之以爲領袖自脩者可以勸人其信矣乎康
定辛己歲予以鷓冠南來得其狀而書之既誌佛之權且
警矣怠者云耳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上士冥心而履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內而迹彰於
外物應於適而名聞於遠所以諮事而察其言尋聲而索
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升之於國蓋善
惡起諸已毀與成諸衆擇賢採異用此術也今夫推自稱人

之中陞于高座之上巍然當室之白以師道自處使同袍
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事君公若深識懸解領悟
性相春容一音發瞭去惑者衆多之心豈易伏哉越人右
鬼而劉氏尤倭於佛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
浮屠氏郡之屬邑曰樂昌去縣郭四十里有先曰寶林地
靈境勝一邑之冠遠郊近落率來瞻仰故常登延闕士主
其熏脩於戲搜山林以遂其高道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
士所以擊節而爭往也又况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蓄畬
以奉其饘粥果能擇得聞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事開導
氓俗奉行諸善共避衆惡此乃因高閑之適成燕濟之
利者也今長老圓初師福州懷德人姓陳氏學類放於黃

梅山顯宗禪師服勤二十年晝間夕參遂探幽礎乃曰未
脫自縛安能度人即謀南歸以下終焉志計惟茲寶林之
衆屢易師長而莫能興葺以延四方於是計使鄉人遠
聽博採得師於虔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
年也先是院制度狹小不克稱于其名殿陛庑下堂龕淺
仄居才數畝面臨迴照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動坐者揮汗
至於未先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陽
增築厥基殆逾百堵伐山陶土剗剗圩塿之工百役自具
不假外徇居者執畚而同力來者掛錫而如歸夏開南榮
冬塞瑾戶無復徃時之陋也乃知擇得其人爲利自博但
無意侵漁能守厥舊已足佳矣矧能指無脩之要以悟自

性精有爲之勤以勵後學此而不記將孰記哉康定二年九月日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自造壽塔銘
夫鴻鶴翔於青雲之上魚龍潛於深泉之下安其性也人之處林野樂閑曠棲神養和保終性命得其適也古之達士者皆自爲秘器壽室以下返真之宅周官有冢人墓大夫掌其禁令與其位數然世人尚以死爲諱獨蒙莊民昌言矯俗云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若死者無君於上無臣於下雖南面王之樂不能過也莊生之言蓋猶佛氏所云厭生死苦樂涅槃樂者歟佛之去世天下之國分其齒骨爪髮舍利而藏之

爲塔於其上奉之如其存後之學佛而終者皆塔而不墳從家教也今淨源長老名邵思德李氏曲江都潯人於曹溪南華寺出家受具既而歎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門域當自覓其名遂起遊方之念天台南岳無不之也最後見洞山聰和尚得悟入之要以歸焉州以近郭名藍宜擇知宗乘者統領其衆遂召師居之書登師座夕啓虛室以延學徒各以其儀寺之西數百步有崗蜿蜒盤屈左右峯巒擁抱其前平敞可愛乃即崗之南麓爲窰穴陶甃畱於其傍上而側設塔道以入又於其上屋之爲塔之形曰吾將歸骨於此前構草堂數楹署曰寶福之庵日自策杖往來其間又煥其西比原樹以松柏仍得土之可壘者數十畝壘

之取其苗子為香火之用屢登吾門乞詞將伐石而鏡之
以自誌云嘗與朋友私議今天鳴聲利爭常者桑榆末
光影撒其氣然尚身戀紐手握牙籌計生與利不知止
息苟能解適外累以死為歸而休其心者亦是嘉矣孟堅
書處葬有為為之也自漢巴來文士或自誌以掩幽室今
思師不攻外典且畏予之去而周求先銘其側其亡叔葬
其西原故嘗登是崗乃為銘曰

生滅無本

是為佛性

心境皆遣

同歸于靜

不諱其死

是達真理

性同圓空

體即歸此

韶州開元寺新造浴室記

釋氏之為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極善之樂不專於

以慈智為脩者也慈之為言仁之端也能與衆多作大饒
益去人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祈
賞益美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為也智之為言介之徒也守
靜默捨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
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為也韶於嶺外為望州
盧祖印心之域故寺最衆僧最多然郭郭之居初無衆浴
開元寺者精藍之甲也比為延吉以頭陀苦行勸募依信
量力出資率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墳相善地而煨材
購梓人售陶工積勤營構成溫室八柱僧道雙勾稽其
薄矢談於康定落成於慶曆之某年五日為期一具湯沐
熏修者得以消潔塵垢者得以滌蕩至者欣欣真養濟之

事也先是泅跨二江通以浮梁夏際暴怒歲苦漂洗人用
艱涉戶頌利督吉師居河之涓極力糾率伐材以橫大航
治鐵以絡連鑠新而維之衆獲其便方輒並轡如履康莊
積霖漲波不能衝齒非悲智所樂何以及此月華琳禪師
叢林之宗工也以書來抵廬陵謁詞為誌吉師曹溪人姓
侯氏十六受具徧遊名山禪學通悟琳師稱之今受衆請
爲住持主云慶曆六年六月日記

韶州重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爲飛交天魚躍于淵蓋言上下至也翔極于
高潛極于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哉湘
之南峽之北山莽連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爲其望山富乎

尚深者也剪荆構宇靡詳厥初循傳章甫大夫碑云劉綏
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較其年名地域乃與本傳不同
會昌之世例蒙擯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寂再肅僧儀恢
復茲地四方來學緇禪千人寂師前住仰山時號小釋迦
者是也門人道圓扣關奏牘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
靈境願頒勅額乾符二年錫名弘祖禪院改賜澄虛大師
并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謚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
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歸三鄉民租以贍堂象國家
題期五緯敷佑四海出入月罔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
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息故攝心奉佛若沛然有餘力矣
然而作大緣益興大功利建造宗立顯揚佛事苟非飛行

消渴不飲所缺賜者其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
裕遣員持石德而績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營改爲患尺
武一之元煨燼無餘本寺徒弟徒殿基而新之咸平元年勅
具正覺寺額然綱領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殆半矣天聖
初州命禮僧紹登恢隆祖席緝復未完而順寂焉提點刑
獄林公升酷好禪學遂請今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
年也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
方徧參尋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執巾瓶
十有八載慶齋山儀中闡進貢朝士稱其機捷既受衆請
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香掃尋知宗故基斷茆結
庵以聞于州符報從之明年書後諸人侵地籍所餘以募

梓人旒人伐材坳埆不煩而備噫佛氏之制閱矣像有鵠
屋堂有觀座人不以爲快蓋楹而居擊鐘而食人不以爲
侈天爲灑率山爲補陟人不以爲誼施者惟恐不得豐其
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其盛哉先是山去
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爲境東名靈隱南曰大雄西號月
輪北爲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餘故其制度得以闡肆
窮高溢楮所不能既若乃禪機祖學緇素所推名木奇樹
方俗所異非關與構闕而不錄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
四月日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禪師諱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定有奇相幼不同俗弱

齡出家壽州普寧禪院知柔大師授以經律初具戒臘已
抱出群之見躡履遊方遍參知識新州五祖山戒禪師駙
馬都尉李公遵最素所友善叢林匠石禪流所宗見師之
來則曰大乘器也許其入室置水投針理存默識得彼心
要聲聞翕然尋至筠州洞山自唐而來謂之洞上長老曉
曉有名江左慧師通悟堪囑後事乃白於州願以法席傳
之四方禪學聞風遠至戶外待次每至宵分檀施委積庫
司常餘百萬黃檗山者唐相裴休所施莊田舊贍五百餘
衆近歲僧徒數十而饘粥弗充移師摠之清衆日增而資
用豐足其爲人信向如此江南號爲江山佳麗甲於天下
其巖岫峻拔磅礴千里者廬阜爲最梵刹相照其間名古

佛道場者山之陽則曰歸宗據雲水之都要山之西則有
雲居覽泉石之幽邃皆學佛者之所輻湊統領苟非其人
則去者半矣今麗正直院祖君無擇河東部憲程君師孟
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繼守南康軍祖召師臨歸宗程徒師
主雲居咸率群官列名而邀之所至選擇名僧自隨爲其
羽翼故學徒加衆厨廩加豐擬唱宗乘言出意表啐喙之
機不涉名相或縱或奪遂至無言嗣其法而居師席處名
山者不可勝數其服人心如此厥後以舟楫往來衣冠之
士至星子者咸欲見之故再泣歸宗從衆願也其在峒山
時嘗自號壽藏爲終焉之計矣後二十歲凡四徙禪席而
終于歸宗乃知有才德者無意於隱顯而人自歸之名自

從之觀師之出處真無求於人古之有道者也初以駙馬
李公爲其名而賜紫方袍皇祐中特恩賜號妙圓大師至
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示疾十一月一日齋畢辭衆端坐
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一既沒六
年門人松思以狀來乞銘乃銘曰

彼上人者

叢林獨步

激揚宗旨

慈心廣度

言發其機

俾之自悟

人得其要

直趨覺路

橫杖而來

捨筏而去

吁嗟妙圓

人天仰慕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番禺之東去郡郭十
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曰法持剪髮爲頭

陀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禪心而
戒行衲中之雋也不遊聚落將十稔笑語必誠願人多信
向不祈甘美而鼎饘當豐不尚華侈而丹素無廢夫道充
諸已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聞之必遠曰緇曰素未有不始
於脩者也或者謂無脩無證乃欲屏去因果混同善惡則
與夫愚暗貪羨者何以異哉殊不知無散亂心是無思也
無染著心是無爲也故雖智空境寂而不捨方便嚴飾佛
刹納人於善茲所以爲衆所歸也迹之同異可略矣嘉祐
八年正月丙寅行春至毘既歸而筆之

武溪集卷第七終

武溪集卷第八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寺記中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潮州開元寺重脩大殿記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修佛殿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記

廬山接賢寺浴室記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脩法堂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夫萬寓之大群動之衆佛以溥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善
道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猶木
中有火本來無覩方便鑽鑿乃見光華離暗得明不從外
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爲之法以勸因果二者並施
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夫世後持其說而化於一方
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爲山水奇
勝廬阜又稱諸方之最自東晉已來高人開士蟬聯不絕

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
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
機而驚于衆者以登法席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
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
蓮社絕頂相望淵明栗里高風接秀左泉漱玉可以滌昏
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閑曠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
祐初爰虛禪席於是州將而下僉謀列刹廣詢法王之器
授之猊座遂得今禪祖珂師焉寺之故居痺陋不足容四
方之衆一日珂師言於衆曰吾以諸法一味離去世間染
淨忻歇一切差別境界無有少法可說乃能入於如來難
思智地然而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若

寂然無營則陷於因任止滅之病矣衆聞是語翕然從風其
堂皇殿闈廡序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飭材
陶上而礱石肖像設色裝工攸聚棟宇輪奐見者起恭師
以善教而流其法以信而募其貨以智而役其工自丙
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檻迴台凡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
極研麗無有遠通賓到如歸其徒之至者寢於斯食於斯
聞於斯思於斯覺於斯夫見宗祊而起孝覩墟墓而生哀
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史官且師之同郡人故得
其實而書之珂師通學敏識少厭榮進壞衣削髮而居叢
林不露頭角遊廬阜若干年提唱宗乘集軸禪錄七卷盛
行於世時人伏其該洽噫自祖法之東流六世而居曲江

今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名於名山古言孔子之後鄒魯
多儒信矣哉慶曆五年某月某日記

潮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玄空有二教彌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
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
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嗔故百福之報
由莊嚴起無憍慢故所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
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圖為冠
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
於人故其蒼者如晉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
基傾棟桷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唱是事衆而新之其募

寶也。好善興學，羞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於信而後已。錄是伐材於山，坵土於陶，購工於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飾，雕繪之巧，羨梓密石，厥製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于五百羅漢之容，率飾化而象之，歸於莊嚴而已矣。又爲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成宗、仁宗、宣宗、憲宗、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懸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曠者，葺之。凡五百楹爲一郡之表。三者瞻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書之云。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昔者金人見夢經像始東而圖繪締構奉遺教者偏於天

下既而漢之宗祀廢於當塗，魏之血食絕於典午，西石塔廟歸然無改，大雄之德何其盛哉。迄今千禩，寅恭益衆，由是王而快國商，關農井苟有生聚，必爲浮圖。大抵南方富於山水，號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所以浮圖之居必獲奇勝之域也。實性大師始來居之，絕澗高峯，恍出物外。陰谷復雪陽崖，冬葩故非區區林麓之所比也。古者謂穹山濬澤必能興雲致雨以濟民望，故以白雲名之。觀夫高士遠迹當世，非獨翫雲霞之容，同禽魚之樂而已。蓋將脫去聲利，深入杳靄，目絕塵累，耳忘俗囂，而後真性湛然如太虛。月旁無壅障，乃克通照耳。所居高深，所樂曠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尚矣。自南北分宗，思議異派，雖達空照理。

共歸懸解而臨機接 各稟師模言有體用義有縱奪互
相祖習曰為門風然而無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 令
其悟入雲門之教最號真淳實性即雲門之嫡也實性者
劉主所賜師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廣主延入府中
親問法要有名傳燈錄庠既即世志文開堂嗣之次曰契
本禪師達正次曰達真禪師雲端次曰妙光大師雲福皆
承師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鳳翔人姓趙氏今長
老常簡永嘉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
七世矣棟宇加飭焉田疇加闢焉倉廩加入焉器用加給
焉徒衆加進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夫公侯將相之家不
過一傳再傳或當世而絕者豈非道家所忌陳平所識陰

謀而害人者耶至於浮圖氏託大義以承嗣而能世廣基
構至於不朽賢於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其世云

南嶽雲峯山景德寺記

雲峯者南嶽五峯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字
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科斗古碑時有見者遂名其溪
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即其行宮剏寺仍錫近田以資僧食
矣巖棲谷隱之士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去軒冕踈
外聲利以全其高者也矧以釋氏之諦離縕云著出生死
海以全其性豈獨脫囂埃易去就而已哉自梁已降代有
奇人簡文帝大寶中有法政禪師身長八尺布衣一食獨
宿樹下虎兕圍繞每入定輒經累月忽一日風雷震

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立壇度人師諾之遂奏
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焉陳有高僧惠勇脩心於
此六十餘年群虎旦夕侍衛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
通宿命亦能入定一月乃起常念幽途多苦飢渴乃呪食
冥餉焉太宗朝有高僧義本博通經律子史百家無不覽
者內外學徒順風庭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
于南嶺有雙鶴悲鳴連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登
仁被訴陷法籍沒在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
而復之爾後甲乙承襲殆景德中改為禪刹命僧智吉演
法領衆其事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
順智宣懷荀三世相承矣慶曆末僉議請今長老純正紹

隆法帝正師成都人俗姓李夫聖中遍參知識深達心要
存居寂滅之法潤寧鄉之善果及今居雲峰凡三遷法筵
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下
十餘公署疏而請之所至縉徒雲集且夫無生之說用達
於根本有爲之果蓋勗於精進故悲智異途而同歸濟度
福慧殊報而俱出薰修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得要慕慕
之士親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入跡是提唱之餘極
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參扶土而爲像度材而構厦宣
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爲屋三百間至于縣解莊有
舍所至歸又五十餘間皆率減歲儲不外于於擅施此又
人之難能也又孫公與某嘗同南征之役又都官黃君稟

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讓而記其世次
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禪寺重修佛殿記

佛者號爲天人師故像飾以金屋爲之殿極尊崇也天子
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鎮地靈勝境藝林構室梵刹相望
後五峯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峯焉晉先
之問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其人追于先朝始啓禪席
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莫無之梗當全才之選旌麾所
指巢穴皆空仁翔封吟威軼聚落武功既成民斯安堵於
是禮名士延高僧外脩禮法之要中談空性之本長老純
正嘗前席者既而從莅方鎮尹正神都入參朝政遂假公

袞直亮嘉謀弼諧元化天下蒙福固爲多矣第以湘衡舊
治古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爲最乃奏紫方袍以錫正師
復捐俸金以崇像殿初正師之居是寺也量歲之入約其
用而蓄其餘募良工伐偉材相厥棟宇隳者完之故者新
之越十稔其堂皇庶存庫樓寮閣鼎峙者幾五百楹惟茲
殿制締構猶缺得相君之教而備焉以恭謝改元之秋而
圖厥始迨明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財而繳福
蓋崇乎外護也茲蒞之說蓋欲瞻像而起信匪徇乎繁飾
也其幸守茲土且辱相君之舊及殿成純正以狀來白遂
誌其歲月云嘉祐二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銘

月華山西堂琳禪師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
霸大畧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剝乃遊方猶以詩名往來江
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參洞山自寶禪師實於江南
爲禪宗叢林無出其右者見師以大心器之遂以心印付
焉息機南還結庵於舊山之北曰白蓮學者聞其名自遠
至者無筭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適于大洞累月衆叩不已
颺勉從之師既鄉邦之望遠通信向廩有餘糧人有餘力
棟宇時構樹藝日廣江山清曠甲於州域由是搢紳縉素
途經江浙無不艤舟造室耳高論目嘉致人人自得而還
四方衲子奔走于路達心要去爲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
喧退居西堂衆思其道郡以疏請復恢禪旨者三焉寶林

山者六祖古道場也詔擇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漕臺
以師爲舉堅辭不行乃即庵自號壽藏曰吾當歸骨於此
既而曰生平交遊之厚者安道子元而已遂以書采云願
以銘誌諉吾執僕以從官執掌學殖荒落嘗評古人之言
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謂道義內充志意
不屈於王公之尊富貴之勢不能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
是介者之談耳學於大雄氏者道以性通志非外徇止觀
無著空有俱忘生死不能汨其真况富貴乎鬼神不能窺
其迹况王公乎師之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爲銘曰
湛然性相本無爲涉于形器有時隳他年幻質此于
歸嘗言無佛良遣有知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石浴室記

大雄氏之爲教也即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脩植
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論所以破貪也茲
道坦明各隨所證自像法東披諸華嚮風塔廟莊嚴徧我
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彼既未悟於心姑欲
馳貪而出迷當有道師掖而趨善使其然也棲賢寺新成
石浴室募衆而植因也浴室在寺之西南隅寺在廬山之
陽山在潯陽郡之左郡在大江之陰山川佳麗棟宇輪奐
梵刹發興則寺記存焉寺之始創于齊盛于唐賜名于皇
朝居之者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智常至澄謏皆海內有
名高僧統其衆故建刹啓基布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

界霞鮮翼張翕翹相照唯茲温浴室老不支一之日澄謏
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務潔齋若塵垢未除則七福何聚
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物不亦善乎時則有浙僧希昱能
湛行爲上首願集其事用因緣相一唱而就募得緡錢二
百萬鑿山築基巖石構堂仍市美材續成外室凡十一楹
其浣濯之所蘇膏之器罔不具焉自天禧庚申歲矢謀至
乾興改元之初用浮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壬申歲昱師
會其於豫章求文而誌之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
因則知昱湛二開士當於水因德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
使洗滌前塵除去七病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弗隆
暑持化執惱所著有灌園者溉餘之水請以爲浴此入獲

報生切利天由是觀之同指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如
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靡麗宏壯則簡而不書聊
記歲時而已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修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世
而下遺烈猶存賢者襲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所以
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必久而後隆事
之美者不一而足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信罷歸隱
海嶠混迹弋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座敷陳真覺
開導人天其亦勤矣滅度已來四百餘載雖燈燧照光徧
河沙而布金遺址筌蹄寂寞向非睿哲當天英材接迹請

求世務餘力乘舟能恆復宗風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
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
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不能均濟率多侵牟乞於名
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旨招來學徒制詔曰可於是南
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命率勵皇太后今皇帝親遣中貴
人詣山迎致信衣禁闈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陛
辭之日賜號智度禪師錫以藏經供羅金帛等當時恩顧
莫與爲此歸作衣樓藏殿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緝也遂
師即示中旨付荆湖南路博訪高僧今長老緣師自南嶽
雲臺山再當是選紹先正念宣揚了義居者蒙潤來者如
歸乃擊鐘而謀曰嗣其業者爲之子也誨于人者爲之師

也子之克幼然後起家師之不嚴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
以壯堂構也日明月暗牆墮戶通因分別以見臺緣視頑
虛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蓄羨餘廣購
募窮山跨谷以求棟幹殫能極藝以召匠碩協定星之期
觀大壯之象材得以呈其美工得以肆其巧計廣以席度
深以筵外像祇隨之居中施師子之座尋聲至者圓立於
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聖不世出故微言易絕昔仲
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而揚墨申韓各就其術爲異同之
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荀孟大儒開陳仁義然後君臣上下
大倫以篤夫子之道不絕如線况其遠者乎如來生於西
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

以翻經著論得以紛紛其說層累深妄貪着福報淪家莊
國奔實趨權亦賴諸祖以實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
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修善俱同妄作所以遺空破有
階耶觀者宗乘維持之力也不然者天下齟齬奔走有
之果何能已乎初太鑿以諸佛大法眼藏傳清源思思傳
石頭遷如是使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佛教之
來中國也達摩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曹最
衆乃知道在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興元南鄭人本府
出家受具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遂振錫至于南嶽郡
將邦伯悉飲其名乃於唐興南臺雲蓋三塔禪師稱爲嶽
中之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統而肯其基構六祖之道

由是中興矣前所謂必久而隆不壹而具者有待而然也
緣師狀其事請辭鑿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閭所託故於辭
為備云康定二年十二月日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上古聖人以中道御物及於經制然後濟之以權西方之
教以大權誘俗涉其津涯然後受之於道而教所以浸淫
國土千載彌盛者以其擁勝者也且復巧於方便起人信
心其言過去未來禍福環轉顯作而冥報習異則業殊故
有天人樂諸趣之善蓋所以警貪癡悟顛倒也又所說
諸佛菩薩世界名號咸表行工而著稱見名而知證河沙等
數不能窮盡獨以慈悲願力推賢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四

菩薩能入生死海中極度群有同佛智見登佛果位超然
於無學之徒為其上首觀音以其深般若克證圓通彌勒
以最初三昧故名慈氏或自在神力能施無畏使大千衆
生免諸苦惱或一生補處受記成佛與百億天子同其安
穩由是贊歎獲福瞻仰蒙祐聞名而不墮金剛繫念而咸
生兜翠著在經貝流為善談華都夷聚罔不歸向指貧竭
哀靡所慳吝雖事存視聽之表難以實求紛起是非之端
或生異論然而信心所啓不謀同聽先已勝固於中矣南
安軍浮石院者江南李氏保大年中聞僧行高結庵之地
也振錫雲遊樂茲奇勝剪荆山蠶以下終焉庶交僅充風
雨纔庇百年過隙八世相承皆卷道崇整休心息跡者耳

今住持智應祥符年中乃結前緒以謂獨與九小善皆聲聞
之果洪願普濟寔如來之乘况今天下至大含生至衆十
室之后必有塔廟以奉薄伽之遺像一刹所建必據溪山
以先邑落之勝處欽崇雖廣慶與在人不可不有莊嚴何以示
教不有真募誰能同心當勤攝受共令成熟遂傾私積得
錢十萬命工計費作為層構上之為閣下之為堂其上均
慈氏菩薩擬天宮次補樓閣重重之體其下為觀自在菩
薩肖寶陀海岸人龍隱見之狀皆以大悲含物萬行利生
大願堅固佛所稱歎將舉教以勸脩俾見像而思果者矣
散召檀施共樹福田群言響若量力出貨堂皇門序四軒
環合且是院也楚嶺之通衢章江之上津前踴回波却視

層阜脩篁叢布粉解玉立真物外之絕境也香火之緣泉
石之樂居然兩適矣工既畢遣介齋書乞銘旌其遠誠乃
銘曰

草江之源	楚嶺之阨	粵有名監	字之浮石
開榛百年	制度儵然	今得其傳	規模乃全
廣示慈力	衆所悲仰	三十二應	觀音之像
脫門空闊	願海深	利益世間	慈氏之心
眸容並列	遺芳克振	庶幾來者	虔恭起信
實義難窮	權言易從	遠惡鍊善	繫權之功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金鼓所以警衆也衆之攸居非夫疾譟大呼安能齊一必

以聲宏碩而遠聞者爲其節焉京洛之制脾胃置鐘節昏
曉也含衛之法衆集撞鐘節進退也則知鐘之爲用尚矣
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美則寺記
存焉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不丕冒民去
兵火之厄將百年矣由是僧徒之傳識雄辨者得以佛事
率導其間故其金壁莊嚴之像樓栴輪奐之室日完月構
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凡百供器遠視初制豈
不狹小哉鍾之當易宜矣本朝銅禁尤嚴私無銖蓄僧坊
道具官爲製而給之惟鍾之巨則許入金而賦銅焉長老
僧紹銑以易鍾事聞於內閣劉公爲之上白朝旨從之迺募
信士得豫章朱氏捨錢二百萬爲檀施之首衆遂響從購

良治于餘杭積勞數千工用烏氏之劑事皆素練以恭謝
改元之明年正月三日鼓鑄於寺之東隅群僧讚唄以俟
其成鄉坊士女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已一鼓而就越
三月陞之重屋會閩郡僧俗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真
招提之壯觀也自銘範及考擊之始予與群官僧往視之
既嘉其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于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
乞詞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



程